

南宋皇城南城墙考

唐俊杰

杭州是南宋都城临安所在。因此临安城,特别是皇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深为学术界注重。本文利用大量的考古资料,并结合文献记载,对南宋皇城南城墙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研究,论点充分有据。现特此发表,以飨读者。

唐俊杰,男,1964年生,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考古室主任,馆员。(杭州310000)

南宋自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都杭城,前后长达一百四十余年,杭州也因此由“东南第一州”一跃成为南宋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南宋皇城也称禁城,又称大内,在今城南凤凰山东面,它是以原临安府旧治子城为基础,加以扩建而成。南宋覆灭后,元朝为示一统天下,下令拆毁诸州县城墙,临安城墙亦被拆毁,而凤凰山东麓的南宋皇宫则被胡僧杨琏真伽改建为佛寺。^[1]元末张士诚据杭州,重建杭州城垣,城南内缩几里,将凤凰山截于城外,昔日皇家禁苑就此荒落沉寂。^[2]现此地大多为民居、部队和单位所在,皇城踪迹难觅,仅在凤凰山东麓依稀可辨“皇城界”石刻三字,在馒头山东侧的山坡上保留有部分断墙残垣。

自八十年代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联合组成的南宋临安城考古队开始了对南宋临安城尤其是皇城的大规模考察工作。经过对皇城范围的大量钻探试掘,除探明南宋皇城宫殿区主要位于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和五四中学一带,发现一些与皇城有关的南宋建筑遗址外,最重大的收获便是最终确定了南宋皇城北城墙、东城墙和西城墙的位置所在。现已探明,北城墙自万松岭路南侧的山坡向东延伸至馒头山东北角。东城墙沿馒头山东麓往南延伸至今杭州铁路装卸机修厂内。而皇城的西城墙则主要以西侧的凤凰山作其天然屏障,只是在地势较为平缓的山坡局部修筑城墙。^[3]但皇城南城墙虽经多方努力,却始终未能最终确定下来。

关于南宋皇城的具体范围,历代文献记载甚少,宋人也仅有“方圆九里”的简略记载。周淙的《乾道临安志》、施谔《淳熙临安志》及潜说友的《咸淳临安志》对研究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风貌等诸

方面,确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对南宋皇城的情况虽有涉略,却过于简略。相比而言,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中的游览线路倒为我们勾勒了南宋皇城的大致范围,据其载:“八蟠岭,在万松岭右,过儿而南,可达月岩。……又东,经风山门,折而南,过万松坊,为报国讲寺。……宋行宫,即钱王旧宫也。皇城九里。……又南,折而西,为梵天讲寺。……唐宋以来,州治故在凤凰山下,南渡驻蹕,因以为行宫,而万松、八蟠、介亭形胜,皆列皇城之外。行宫比州治稍东南,至江干,皆禁御也。……自梵天寺而北,折而西,回绕松磴,为胜果禅寺、月岩。”^[4]其所述的皇城范围大致为:西至八蟠岭,北至万松岭南,东南至江干,而其南界大抵在梵天寺北至介亭、胜果寺以内。明代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行宫考》认为皇城四至范围为:“南自胜果入路,北则入城环至德年天地牌坊,东沿河,西至山岗,自平陆山冈,随其上下,以为宫殿。”今人林正秋先生在《南宋都城临安》中也依此说。^[5]关于南宋皇城范围中的东、北、西三界,现已经考古发掘,均有结果,这里不再赘言,而其所指的“南自胜果入路”与田汝成所述及《咸淳临安志》卷首所刊《皇城图》中所示范围大体是一致的。^[6]胜果寺(也称圣果寺)遗址在今凤凰山南山腰,始建于隋开皇二年(582年),至唐乾宁年间(894~897年)重建。寺原在包家山,南宋时徙今处。自隋至明,该寺曾四次被毁,六次重建,并逐渐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著名佛寺。在胜果寺周围原有“忠实亭”,现已圯,但其附近的岩石上还留有“忠实”摩岩石刻二字,据传为宋高宗亲笔御书。附近另有“凤山”二字,是孝宗淳熙丁未年题字。在胜果寺遗址东边石壁上,有梁开平四年(910年)吴越王时镌刻的弥陀、观音、势至三尊石佛,下面还有十八罗汉浮雕石像,由于历年自然侵蚀,现皆风

化严重,仅留残迹。在胜果寺遗址之西,沿山径而上,可抵月岩。由月岩西北,可抵将台山,其山顶处即为南宋御教场,殿前司营所在地。附近另有吴越王时开凿的“排衙石”及北宋杭州太守祖无择所建“介亭”等遗迹。^[7]在胜果寺遗址的东南,即今宋城路南侧,梵天寺路西端的高地上有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即梵天寺遗址,该寺为北宋乾德三年(965年)吴越王所建,据《吴越备史》载,梁贞明二年(916年)钱 迎明州 县阿育王寺释迦舍利塔,于府城建城南塔,后毁于火,乾德二年重建,乾德三年建经幢二座于寺门东面,上刻“乾德三年乙丑岁六月庚子朔十五日甲寅日立,天下大元帅吴越国钱弘 俶建”和建幢记。左右经幢并刻有佛经。现两经幢俱在。^[8]按五代吴越一朝,佛教泛滥,号称“佛国”,佛寺众多,计“西湖三百六十寺”。^[9]吴越王钱 在位期间,大兴寺庙,广凿石窟,刻佛经、建佛塔,不一而足。及至南宋,释道传布更趋鼎盛,《咸淳临安志》载:“今浮屠、老氏之宫遍天下,而在钱塘为尤众。二氏之教莫盛于钱塘,而学浮屠者为尤众。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10]这些佛寺的兴建,目的是为了麻痹百姓的思想,是百姓进香拜佛的场所,不可能也不应当在吴越王钱 的子城内,因此,早在吴越国时,这些佛寺、石刻造像的位置已界定了吴越国子城南垣的大致方位,即其南垣必定在这些佛寺的北面,且离此不远,有诗为证:“路自中峰上,盘回出薛萝。至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古木丛青霭,遥天浸白波。下方近城郭,钟声杂笙歌。”^[11]到了南宋初年,受金兵所迫,高宗南幸杭州,设行在所,其时南宋内外交困,皇城筹措务必就简,“绍兴元年十一月,诏守臣徐康国措置草创”,且“有旨不得华饰,仅蔽风雨足矣,未暇丹 亦无害。”^[12]因此其皇城的南城墙特别是西段应以吴越旧治子城南垣,也即其后的北宋临安府旧治子城南垣为基础,仅加以维修增筑。绍兴三年(1133年)底,又将底小短薄的宫墙加高增厚,并颁布“越殿垣者绞,宫墙者流三千里,皇城 宫殿一等。”的禁令,其简陋、寒酸可见一斑。其后各朝,虽对皇城多有营造,规模气势曾一时可与汴京相比,但因受南垣周围地势的局限,一直无法向外扩展,仅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向东南方向稍有伸张。因此,梵天、胜果两寺的存在,也界定了南宋皇城南城墙的大致位置,徐一夔的“南自胜果入路”应是可信的。南城墙西南段的范围应在今梵天寺北至宋城路附近。

自凤凰山脚路南端折而西行,便是东西向的宋城路,该路东起笕桥湾,西至凤凰山南麓,全长420米,宽3米,建国后修筑,因地处南宋皇城遗址而得

名(在宋城路北侧民居间另有一条小巷,今也称宋城路,本文所指宋城路为前者)。^[13]该路自东而西,地势渐高,路至尽头即为凤凰山南麓,沿山而上可达胜果寺遗址。其南侧与梵天寺相望。宋城路北侧,现为大片民房,这里地势较之路面略显低下。而在梵天寺北至宋城路之间,有一条凤凰山向东南延伸的小段山脉,其势恰似凤凰山向外伸出的左臂,此地地势较高,登上此山,皇城尽收眼底,应该说,无论从皇城的安全考虑还是在城墙修筑的地形条件上,依此山脉走势修筑南城墙应是最佳选择。为验证这一推测,1988年底,临安城考古队在此地块进行考古试掘,但发掘结果出乎意料之外。在所发掘的两条南北向探沟中,T29南部发现南宋时期的砖砌水沟,探沟中部为东西向的山脉所在,没有发现城墙遗迹,也未发现利用山脉建筑城墙的痕迹。T30南部发现明代梵天寺的殿堂建筑遗址,北部发现一宋代建筑台基,该台基规模较大,营造也较讲究。其后在T30西北开挖的另一条探沟中也只发现一条用不规则石块垒边,中间用太湖石作价的上山道路,也没有发现城墙遗迹^[14]。此次发掘的结果基本排除了此地存在南城墙的可能性,也进一步缩小了南城墙的寻找范围,表明南城墙只能在宋城路及其北侧附近。那么南城墙会不会在宋城路北侧的杭州市射击俱乐部内呢?1992年底,经与该俱乐部协商,临安城考古队在其打靶场内择地进行考古试掘,也没有发现城墙遗迹。^[15]因此,南城墙只能在宋城路一带。

由于宋城路为此地上山必经之路,无法进行考古试掘,其北侧现为大片民房,居民众多,房屋密集,连一般的考古钻探也无法进行。因此,在1992年以前,我们一直无法对其作深入的考察,只能作些地貌的初步观察,可谓知其皮毛,而不知其真正内涵所在。1992年底,临安城考古队在凤凰山东麓的宋城路与杭州市射击俱乐部南围墙之间,发现一小块空地,经与该俱乐部和附近村民的协商,终于得以在此进行考古试掘。经过几个月的连续工作,在距地表的0.4米处发现一处保存较好的南宋夯土遗址。该遗址由两部分组成,中部为一长方形夯土台基,东西向,并向西、北方向延伸,夯土台基的南侧用制作规整的长方形条石包砌,条石共发现三层,并渐次内收,全长约14余米。台基残高0.9~1.5米,内部用呈紫红色的粘土层与碎石片分层叠压,并经层层夯筑,每层厚约0.15米。台基的东部和中部发现两个柱础坑,台基上部发现较多经焚烧过的瓦砾及鸱尾等建筑构件。夯土台基的南侧为一斜坡式地面,共揭示面积约20平方米。在该斜坡式地面的南端,原用石块包砌,其南侧又另接一斜坡式地面,但比北侧

地面低 0.2~0.5 米,该地面一直延伸至宋城路下。受场地限制,台基的南北间距不详。在该台基的东侧有一与之相连的另一夯土遗迹。该遗迹已近底部,其内部结构亦用呈紫红色的粘土层与碎石片分层夯筑而成,外侧则用不规则的石块包砌,虽只发现一层石块,但与西侧夯土台基相比则明显简陋。该遗迹比西侧夯土台基向直延伸出 5.7 米,其南端刚好与第一处斜坡式地面的南端相齐,并发现有少量砖块包砌。由于离围墙太近,该处遗迹只揭示了局部,其东、北面均向外延伸,情况不明。^[16]关于这两处遗迹的性质,笔者以为,从其内部结构看,与我们先前发现的皇城东、北、西三面城墙的修筑方法基本一致。用紫红色粘土层与碎石片分层叠压,并经层层夯筑,便于其向上伸展而不致于倒塌,这正是修筑城墙或塔等有一定高度的建筑体所需考虑的,而一般的建筑物均无需如此复杂。在已经发现的南宋建筑遗址中,由于其夯土台基高度毕竟有限,且台基面积相对较大,一般均采用黄粘土夯实作台基,外侧再施以砖墙包砌等相对简单的构筑方法,即使在皇城的中心地带,即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内发现的宫殿建筑遗址也大都采用此种建筑方法。因此,笔者以为,该夯土遗迹应与我们一直寻找的南城墙有关,特别是东侧的夯土遗迹即为南城墙西段的墙基。另外,从中部夯土台基上发现柱础坑、砖墙及经焚烧过的瓦砾、鸱尾等建筑构件看,在该夯土台基上确曾有建筑物存在,但它并非一般的居住建筑,应与南城墙有直接关系。笔者以为,此建筑物所在正是南宋时皇城西南部出入城外的主要通道。

那么,南宋为什么不把南城墙修筑在地势较高、易守难攻、地理位置更好的梵天寺北侧的山地上呢?这与该地的地形有关。凤凰山在梵天寺北侧向东南延伸的山脉刚好在地势上形成一个较大且深的山坳,俗称笕帚湾。显然,在其南侧修筑城墙,将偌大的笕帚湾包括在皇城禁地内,有百弊而无一利。另外,杭州属多雨地区,每逢连日多雨季节,笕帚湾周围山上的山水便会源源不断地自湾内顺势而下,而皇城南部的地势,越往东地势越低,很容易成为水浸之地,十分麻烦。在今宋城路南侧尚有一溪沟,越往上溪沟越宽,有些地段早年还能找到用石条铺就的石桥。即使在今日,遇到连日暴雨侵袭,自笕帚湾山下流下的山水一齐注入沟中,水势较猛。从夯土台基南侧的斜坡式地面看,越往南地势越低。^[17]据此,我认为在南宋时及之前的吴越国时这里曾有一条自西而东的水道,其位置大致与今日之溪沟相仿,只不过水道较之更宽,其南界可达对面的高地北坡。吴越国将子城南垣修筑于高地北侧相对地势较低的地

区,实出无奈。南宋因之,原因亦然。因此,此条水道的存在也为我们大致界定了南城墙的具体走向。

宋城路自打靶场东侧的东南化工厂仓库至里、外宋城路交界处一段,由于其北侧现为大片民居,无法进行现场发掘调查。但八十年代末,其北侧的铁路宿舍曾发生地面塌陷,深达数米,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进行过考古试掘,并未发现城墙遗迹。^[18]而一水环绕、地面隆起、地势明显高于北侧民居的宋城路隐约显示出南城墙的大体走向。

宋城路东段,由于自北而南对省军区后勤部仓库被服厂、凤凰山小学及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原招待所的一系列发掘,勾勒出南城墙东段的大致位置。早在 1988 年上半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在凤凰山小学内发现保存较为完整的大面积夯土台基和一条南北向的砖砌道路。^[19]1992 年底,又在其北侧的省军区后勤部仓库被服厂前,发现一座北朝南的大型夯土台基,在其东部另有一座东朝西的大型夯土建筑遗址,两建筑间均有水沟相连,夯土台基外侧用砖墙包砌,大部份砖侧有文字,其中有“大苑”字样,显示其与皇城宫殿建筑有所关联。^[20]这些发掘,将南城墙的位置自北而南,逐渐推移。1996 年上半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又对宋城路东端、凤凰山脚路西侧的省军区后勤部仓库原招待所工地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结果又为南城墙东段具体位置的确定提供了依据。该工地东距凤凰山脚路约 45 米,南与宋城路仅以一民居相隔,北与凤凰山小学相邻。在发掘现场距地表约 3.3 米深处发现一条保存完好、营造讲究的南宋砖砌道路。该道路呈南北向,北部较南部略高,呈较平缓的坡状。路面全部用规则的“香糕砖”和长方砖侧砌而成。道路由主、侧道组成,中央为宽 3 米的主道,全部用“香糕砖”侧砌,主道西侧各有宽 2.15 米的侧道,其外侧再用长 0.55、宽 0.25、厚 0.26 米的石条包砌。道路两侧设置 1.3 米宽的排水沟。道路均建在夯土之上,部分地段先用断砖平铺,再经夯实铺砖。为便于散水,路面中部微微隆起。该道路全长 25 米,并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其中向北延伸可与 1988 年凤凰山小学内发现的砖砌道路相接,再往北则正对着省军区后勤部仓库的南宋皇城宫殿区。^[21]综合砖砌道路的营造规格和其所处的地理位置看,笔者以为,该道路的营造极为考究,道路路面由主侧道组成,外侧用规整的石条包砌,并设置有宽达 1.3 米的排水沟,“香糕砖”和长方砖的排列紧密有序,均显示该道路的规格极高,与一般道路有别,而与杭州卷烟厂内发现的南宋砖砌道路相比,虽不及其宽度,但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该道路的东侧,我们还发现有大型夯土台基和砖墙,表明

路之两旁曾有大型建筑物存在,虽不能肯定其皇宫宫殿属性,但也说明该道路确实非同一般。道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整条道路自南而北渐次增高,恰似一条平缓上行的上坡路,其北方正对着地势高峻的皇城宫殿区。从现场的地形看,从宋城路东端沿凤凰山脚路向北,地势越来越高,特别是省军区后勤部仓库一带,其相对高度比南部起码高出2米以上。该道路的此种修筑方法,重点突出了皇宫的高大之势,从某种意义上,更显示出皇权的威严和至高无上。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此道路正是南宋时由宫殿区出入城南的一条主要道路,其南端与南城墙的交界处正是南宋皇城中富丽堂皇的丽正门所在,其确切位置应在本次发掘现场与宋城路会合处附近,现主要为一民房所压。丽正门是南宋皇城的南大门。南宋自高宗绍兴元年七月(1131年),开始将原州治大门改建为皇宫正门,上面新建楼屋一所,大门初谓“行宫之门”。绍兴十八年(1148年)将“行宫之门”改为“丽正门”。据《鼠璞》记述:“丽正者,本取重离丽正之义。”^[22]经过改建后的丽正门,其建筑规模和装饰风格均十分富丽堂皇,《梦粱录》载:“大内正门曰丽正,其门有三,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23]丽正门上还建有重檐庑殿顶式的城楼,楼中并设钟鼓,凡遇皇帝出入时,城楼钟鼓齐鸣,以示威严。到了南宋三年一次的大赦时,皇帝便登上城楼,举行“肆赦”典礼。^[24]丽正门前有左右列阙和百官待班阁子,为防行人超越,门外两边各有排列森然的两行红漆杈子,另有允许民间击鼓申冤的登闻鼓院和登闻检院。“登闻检院、鼓院,始建于和宁门,继移于丽正左右阙亭之南,左检院,右鼓院。”^[25]现今宋城路南侧即笤帚湾西侧和梵天寺路北一带,地势较为开阔平坦,以上所述的左右列阙、百官待班阁子及登闻检院、鼓院等应在此范围内。

由于丽正门是南宋皇城的南大门,“门禁严甚,守把铃束,人无敢辄入仰视。”^[26]文武百官也只有在举行“肆赦”等国家大典时才允许由此门出入,而皇宫内众多的杂役仆从、门禁侍卫只能从东便门进出。《梦粱录》载:“沿寨(中军圣下寨)向南,有便门,谓之东便门。”^[27]考其位置,应在丽正门东侧即今笤帚湾路北端。亦即明田汝成考察南宋皇城之主要路线,即今凤凰山脚路之南端,该路两侧即为原南宋皇城主要宫殿区所在,而东便门东之南城墙与东城墙相连接。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南宋皇城南城墙的位置应自杭州铁路装卸机修厂折而西行,沿宋城路中段至

宋城路92号即今东南化工厂仓库处向西北延伸,沿杭州市射击俱乐部南围墙西行,与凤凰山东麓相连。

南宋临安城是一个和现代城市完全重叠的古城址,皇城遗址又地处民居众多,人口密集的旧城区,在此条件下进行古城址的考察工作,其困难之大是其他城址所无法相比的。值得庆幸的是,经过多年来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使得我们能够在今天解决一些以前无法解决的问题,相信随着今后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皇城研究中的许多不解之谜终将大白于天下。

注:

[1][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南山胜迹》。
[2]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三《南山分脉城内胜迹·城》。
[3]《中国考古学年鉴》(1985)《考古文物新发现·杭州市南宋临安城考察》。
[5] 林正秋《南宋都城临安》第三章《皇宫与中央官署》。
[6]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首同治六年补刊“皇城图”,见《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7] 据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六《寺观二·寺院·圣果寺》及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南山胜迹》。
[8]《杭州市地名志》第六篇《文物古迹·梵天寺经幢》;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南山胜迹》;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六《梵天寺》。
[10]《淳 临安志辑逸》卷二《寺》。
[10]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七五《寺观一》。
[11]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七《南山胜迹》。
[12][23]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宫阙一大内》,《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13]《杭州市地名志》第三篇街巷名称江干区街巷南星街道。
[14] 卓军《临安城发掘近况》,《杭州市文物通讯》第5期。
[15][20] 临安城考古队资料。
[16] 临安城考古队资料,参见唐俊杰《1993~1994年杭州市考古工作概述》,载《杭州考古》94年1、2期(合刊)。
[17] 1992年发掘时,笔者曾见溪沟,现如今面貌大致,其上已覆土填平,为当地村民民居所压,但排水设施已大为改旧,而杭州市射击俱乐部今凤凰山庄以下仍维持原貌。
[18]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资料。
[19] 卓军《凤凰山小学发现南宋皇城建筑遗迹》,《杭州文物通讯》第7期。
[21]《南宋皇城考古又有新发现》,《杭州考古》1996年第12期。
[23][27][28] 吴自牧《梦粱录》卷八《大内》。
[24] 吴自牧《梦粱录》卷五《明 礼成登门放赦》;《武林旧事》卷一《登门肆赦》。
[25]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一《宫阙一大内》、卷八《行在所录》,《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 徐吉军)